

商战
职场

一部披露药界内幕的长篇小说。生命与金钱的抗争,尊严与权势的较量,法律与暗箱的对峙,智慧与阴谋的相持。小说揭示了医疗体制中某些不

健全之处,剖析了医患矛盾的症结所在,曝光了医药销售规则的不透明,深层次披露了医药销售行业内存在的诸多弊端。

许言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

惠珊参加代理协议签字仪式走后手机成了空号。有人拿着房契和合同前来,许言不用再问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惠珊骗走他全部积蓄80万元人民币。若干天后许言接到惠珊的电话。我提醒过你,我比看上去的还要聪明。惠珊笑了,是不是觉得我很可怕?许言的手剧烈抖动。新西兰,惠珊老公眼看着移民局冰凉的手铐戴在手上。惠珊浅笑吟吟,你不是想到新西兰用了我接那个小娘子来吗?你永远都没有机会。

西北地区销售培训,边城销售名列榜首,二部超额完成一倍的任务。薄洪冰获一辆桑塔纳2000的奖励。魏田难堪极了。郑策没看到王水。郑策看郑小丽周身上下散发着睿智的光彩。新的一年开始了。珠海宝氏产品终于被市场接受。郑小丽辞职了。去瑞辉制药任边城办事处经理。只带走会计荣亦凡。郑小丽赴任第一件事,就是开除王水。理由,兼职。秘书隋丽被勒令辞职。理由,知情不报。前任经理林强递交辞职报告。王水再出现在宝氏制药边城办事处就很坦然了,我就一个条件,隋丽跟我一起来,或者,我们都不来。魏田同意了。王水在薄洪冰处做销售,隋丽成为宝氏制药边城办事处销售一部内勤。隋丽在瑞辉工作三年,较李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郑策领着隋丽去库房交接。隋丽细致而且内行。郑策不认为自己以貌取人。郑策回办公室的次数多起来。两个人经常一起吃饭。郑策第一次向别人讲起和蓝妙儿的事情。隋丽默默地听。她说,各自残缺的家庭和不幸的童年对你们的影响都太大,而这一定不能够带来幸福。

王水迎着岳兰的目光,我得到了我想要的,却失去了我拥有的,是吗?岳兰摇头,不要迷失自己,特别是因为钱。王水垂下头,我爸为省八十块钱车费,搭运化肥的车回家,出了车祸。手术费要5万块,秦力和薄洪冰借给我钱,把我爸接到边城医院。我能拒绝吗?岳兰问,为什么不告诉我?王水苦笑,还要再连累一个人吗?

魏田突然宣布,龚建青是一部主管。所有人大大吃一惊。二部销售业绩放飞的卫星。魏田认定是龚建青在起作用。用尽心思挖过来,最诱人的一条就是许诺让她做主管。后果就是李维和简晓黎相继辞职。一部二部通吃,龚建青甚至对郑策也开始指手画脚。龚建青说一部销售力量极薄弱,魏田很豪迈地一挥手,招人。宝氏边城办事处几乎接收了前安健全班人马。江静说,郑小丽不把瑞辉老班底全换掉才怪,连岳兰都准备离开。郑策信。如果不这样就不是郑小丽了。江静悄悄告诉郑策,龚建青让她做二部产品,报账在一部。商业销量是电脑单,目标医院销量由医药代表抄了找科室盖章。这就让龚建青篡改医院销售产品有机可乘。龚建青要郑策在外埠市场推广二部产品。郑策拒绝了。龚建青可以假魏田之手除掉郑策。郑策忽视了他那个高级主管的头衔,让许多人垂涎欲滴。魏田突然宣布,重新划分市场。结果让郑策吃惊得站起来。魏田像改革家一样,江静住北京路,那么为民眼科医院、铁路医院、军区总医院、医学院……都归你。黄勇住边城大学附近,那么二医院、三医院、妇幼医院都归你……郑策作为高级主管,下放手中全部医院,专心做区内所有商业。

隋丽正在做会议记录,魏经理,这样分市场不合适。魏田不容质疑,优胜劣汰,这是市场规律!隋丽和魏田之间爆发了第一场战争。隋丽最先发现医院销量表有假。销售一部开始透支大型会费。郑策工资和考核任务挂钩,合同和回款是两块硬骨头。隋丽向魏田汇报,可魏田却说,你只要做好你的工作就行。隋丽站起来,销售部总说好,可仓储量一直过大,账上周转不过来连报账都要拖延,如果这些不解决,我的工作没法做。魏田说,不能做你就辞职!

许言打电话给郑策,我要走了。自那件事后,许言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。蓝妙儿。许言。郑小丽。他们一个接一个走进他的生活,又一个接一个走出他的视线。薄洪冰被公安局传唤。鲁西军杀了人。薄洪冰那辆三菱越野是案发时的交通工具。这半年鲁西军城府更加深沉就连对施俊也愈加温和。施俊要探寻这一切背后的真实。董小军纳入他的视线。鲁西军把小白那套房给了董小军,董小军吓出尿来,想把这套卖了。贴出售房告示就有人来看房,董小军不认识他,他对董小军的相貌却记得清清楚楚。这人说他姓王。这是施俊。警察还没开口问,董小军就跪下了,说好只吓唬吓唬我,我哪想到哥就下死手了……鲁西军对警察说,我交待完手头这点事儿。施俊站起来,你去吧。二三四开始布置任务。如今施俊已经完全能够胜任销售科长的全部职责。

36

打工
一族

在浩浩荡荡的打工人群中,年轻女性成为一道绚丽的风景。她们向往城市的月光,更渴望通过努力过上城市人的生活。然而,一部分打工妹面对霓虹灯的迷离和来自各方面的诱惑,不知不觉走向堕落,迷失了自我。该书以梁慧云、程晓雪等文化层次不高的进城打工女性为原型,通过她们的迷失故事和情感纠葛,以浓郁的生活气息,丰厚的文化底蕴,娓娓道来的笔调,反映了她们与生活、命运抗争的轨迹……

程晓雪邀请王浩天参加她的生日宴会

程晓雪顺着医院门前的人民路向东走,才上午十点多一点,离吃饭还早着呢。前边不远就是紫荆山公园了。她拐进公园,在一个长凳上坐下来,看众多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园子里或游走,或玩耍,或静坐,或甩胳膊蹬腿锻炼身体。看着这些人,才感到生活是多么的恬淡和平静,什么人生争斗、世态炎凉、悲欢离合、功名利禄,在此都隐藏得无影无踪。

太阳晴朗地照着,炎热的季节已经远去,但中原的秋末还是有些燥热,稍一活动就会出汗。程晓雪坐在公园里阳光下的长凳上,此时生出了从未有过的惬意。平时为了生计拼命挣钱,什么时候有心情坐在公园欣赏和享受这迷人的宁静?

程晓雪一时就陶醉在公园的环境里,忘了找人喝酒的事情。后来索性把上衣脱掉,鞋子也脱了,双手抱膝坐在人工湖岸边的鹅卵石地面上,望着波光粼粼的湖面出神。湖里有小鱼儿在游动,临近岸边还长着绿绿的叫不上名字的水草。

程晓雪坐在湖边,忘了时间,忘了自己,不知不觉已到中午。直到一个小男孩蹦蹦跳跳跑到她跟前,她才注意到时间。她穿上鞋子站起来,手里提着她的棕红色的手包,胳膊上搭着玉白色的上衣,黑色的紧身上衣配着鲜红的毛背心,加上黑色的紧身裤子,让她显得丰满有致。此时,她已经改变了主意,不再找人喝酒,要自己回家好好享受清静。

这些天,程晓雪一直在张罗她的生日。2000年11月2日,农历十月初七,她将迎来她的十八岁生日。对她来说,这

个生日有着特别的纪念意义,这是她来到中原过的第一个生日。如果仅仅从她长大成人来说,自从她离开奶家,开始自己工作,实际就长大成人了,虽然那时年龄还不够十八岁,但她已经完全自己养活自己了,尽管她所走的路子并不光彩。想想吧,一个十六岁的女孩能在这样一个省会城市生存下去,不光需要勇气,走这样的路子也是无可奈何的悲剧。

以前参加姐妹们的生日,十几个人或者更多的人聚在一起,一起喝酒,唱生日歌,吃长寿面,吃蛋糕,特别是互相把蛋糕的奶油抹在脸上嬉闹,让她很羡慕。她一直都想着自己也能体体面面地过一个生日,不过这需要花几百块钱。

她先给要好的姐妹们打电话,谁能来,谁不能来,谁带男朋友,谁不带男朋友,都一一说好了,有二十几个人。

接着,她确定让哪个男士参加她这个生日宴会。想来想去,还是先给王浩天打了电话,很诚恳地邀请他。

她知道,性病事件让王浩天受尽了苦头。

程晓雪邀请王浩天参加她的生日宴会,他没有拒绝,但也没有答应,只说到时候看,尽量参加。这给程晓雪出了个难题,到时他要不来,连个要好的男朋友都没有,未免太没面子。一时又不敢邀请别的男士,如果两个男人碰到一起,她又不好处理这个场面,对谁好了,对谁凉了,闹不好会不欢而散。

生日这天上午,程晓雪又一个人一个人打电话通知,生怕谁忘了。下午四点多一点,她就赶到饭店,把酒水、烟拿过去,又买了些瓜子、糖果摆好,开始等人。

包间的落地窗临着大街,透过纱帘,

东北
往事

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,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。这是对改革开放30年的一次不同寻常的纪念和追忆,沉重地反思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所得到的和所失去的。

一次聚会把八个人的一生全部改变了

孙大伟的话痨,小纪的鬼点子,赵红兵的沉稳,张岳的博学多才,费四的实在,李四的厚道都给二狗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。虽然这些年轻人总在一起,但也没惹什么事。

1986年9月,赵红兵的一个北京战友来找他玩,赵红兵跟赵爷爷要了200元钱,在当时市里最有名的紫月亮饭店吃饭。当天吃饭的共10个人:赵红兵和他的三个战友、张岳和孙大伟、张岳的邻居李武、赵红兵的北京战友、二狗和晓波。

赵红兵的北京战友虽然很瘦,但看起来很结实。高鼻梁,大眼睛,腰板特直,总是一副玩世不恭的表情,举手投足间完全是一副北京玩主的范儿。

李武烫了卷发,穿着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喇叭裤、白皮鞋,这在当时挺时尚。但是当年市里以此装束示人的基本上全是小混子,李武当然也不例外。

席间主要聊的是当兵时的一些事儿,没当过兵的几个人也饶有兴趣地听着。他们越聊越开心,越喝越激动,好几个人醉得哭了起来。最后,一桌人全喝多了,只剩下俩明白人——二狗和晓波还在抢酱牛肉吃。孙大伟提议,八人结

拜兄弟,正处于感情汹涌澎湃、勃发状态中的其他七人全部同意,当场跪地拜了把子。其中赵红兵年龄最大,小纪第二,张岳第三,费四第四,孙大伟第五,李武第六,赵红兵的北京战友第七,李四第八。结义拜把子,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流行这个。

这顿极其偶然的聚会,把这八个人的一生全部改变了。从此,当地有史以来危害社会时间最长,名气最响亮的黑社会团伙诞生了。这个团伙的组织并不严密,比较松散。在这八个人中没有真正意义的大哥,都只是朋友、兄弟而已。赵红兵之所以后来被其他人认为是这个团伙的领袖,是因为他沉着稳重、思路清晰,很少主动生事,兄弟们都愿意听他的话,他说出的话很少有人反对。但他并不是这八个人里面绝对的老大,绝对的权威。

赵红兵的北京战友在他家一住就是半个月,他俩关系相当密切,在当兵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朋友。为了方便起见,下面我们就把赵红兵的北京战友叫“小北京”吧,大家都这么叫他。

1986年10月1日,刚刚拜了把子的八个人决定一起去广场看花灯、猜灯谜。国庆后小北京就要回北京了,所以,在去广场之前大家先到饭店喝了一顿酒,喝得都很兴奋,但没一个人喝多。晚上七八点钟,他们带上二狗和晓波一起去看灯。当时全市在两个地方放花灯,一处是市委前面的体育广场,一处是红旗公园。赵红兵等兄弟八人去的是离家比较近的体育广场。

拥挤,磕磕碰碰是难免的。刚刚喝完酒的八个人在人群中比较显眼。

“你他妈的踩我脚了,长眼睛了没?”一个长头发、长着一脸横肉的年轻人朝赵红兵喊。“对不起,我不是故意的。”赵红兵赔礼说。“你他妈的以后看着点!”那个长头发年轻人看见赵红兵挺老实,也没再怎么说,骂了一句转头要走。“你丫说话干净点,别出口就是脏话!”小北京一口浓重的北京口音骂了一句。“我就骂了,怎么着?”本来转身要走的长头发年轻人又回来了,气势汹汹。“怎么着,想开练不是?你长了多少个牙,够让小爷敲吗……”此人语速极快,连着说了十几句却一点都没停顿而且一点没重复,骂得极具趣味性,听的人全都乐不可支。

这个长发年轻人终于被激怒了,冲上去就是一拳。小北京不愧是侦察兵,嘴上功夫过人,手底下也不含糊,只见他伸手抓住这个长发年轻人的手腕顺势一扭,脚下再一绊,就把这年轻人摔在了地上,然后朝他头上就是一脚。

小纪和费四也冲了上来,开始朝这个长发年轻人头上、身上乱踩。听说参加过战的退伍兵都有个共同点——打架有瘾。但赵红兵一直没动手,动手的是小北京、费四和小纪。三个打一个,够了。

这时,倒在地上的年轻人捂着脸狂喊:“二虎,二虎!二哥,我挨打了,二哥!快过来!”听他喊出这几句话后二狗发现,除了小北京外,其他七个人的脸色全变了。他们都知道,二虎是东边毛纺厂一带有名的流氓,兄弟几十个,基本全是毛纺厂职工子弟,从小玩到大的。由于他们住的地方属于郊区,所以这些人只要来市区,一出来就是三四十个,从不落单。

02

